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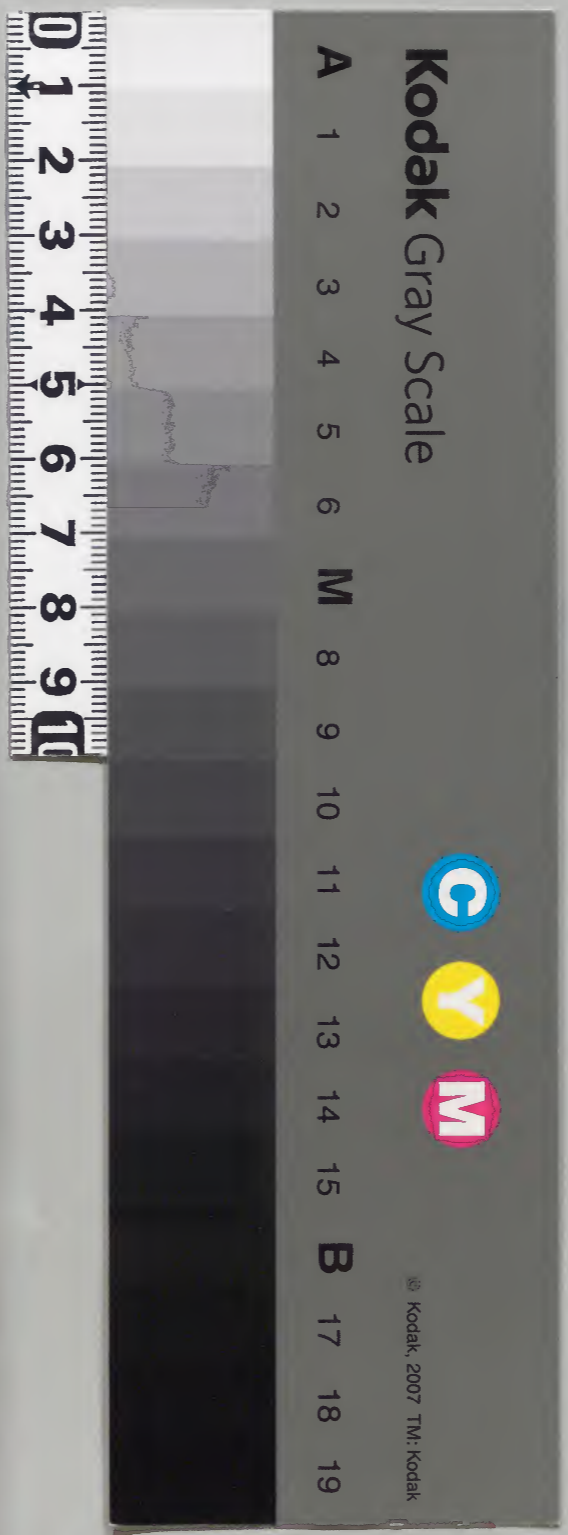
香外書冊

文三

香

庫	文	閣	內
元	二	二	和
函	天	八	書
一	三	三	類
四	三	三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183
冊數	23 (6)
函號	190 318



文會筆錄一

小學

小學只以朱氏舊本讀之足焉諸家註解勿用也諸家彼善於此則有之句讀是也然其除本註莫忌憚之甚矣嘉言曰如俗說便曉此道理教小學者如此而可也諸家不得此意故於題辭之初收文言之本義於立教之初入中庸之章句小子豈曉之哉吳氏於子夏條取論語圈外之說熊氏蹈襲吳才老議公明宣不知蒐輯

淺草文庫

之意也遠矣

○小學序吳氏集解作小學書題按朱子文集作題小學但答宋深之書中有附去大小學序兩篇之語王氏章句移此於卷末曰近世刻本以此置於書首非朱子之舊今移於此

○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漢賈誼傳

○立教內則註唱喏餘冬序錄四十七曰揖相傳曰唱喏想古人相揖必作此聲不默然於參會間也唱喏者引氣之聲也宋人記虜庭事實

云虜揖不作聲名曰啞揖不如是者為山野之人不知禮法眾所嗤笑契丹之人手於胸前亦不作聲是謂相揖宋人以為恠即宋以前人中國之揖作聲可知今日承元之後揖不作聲久矣而其名唱喏猶存官府升堂公座與皂排衙獨引聲稱揖豈非唱喏之謂歟此固自有本也
○玉篇曰曹大家家本音姑今音加誤即班彪女班固妹也

○人之有道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道親義別序信有固有也

○明倫內則註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王
母之背故名背子語類九十一

○祭之日自初齊十一日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
以齊之統七日戒三日齊坊七日戒三日宿禮器

朱子那詩傳及答廖子晦連嵩卿論生死書可
考

○孝經始終二字首尾相應則可以見身體不
傷立身行道五等皆同矣方愚讀孝經詩云星
彩滿天朝北極源流是處赴東溟為臣為子不

忠孝辜負宣尼一卷經見宋洪邁所編萬首唐人絕句六十九

○朱子語類第十三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
道理非權也曰然嘉謂此聖法之本意小學之正意也

○纂疏真氏曰孔子五不取即擇婦之法也婦
人深居閨闈美不外著賢否未易知也亦觀其
家如何爾逆家子不娶是其所娶必忠孝之家
也亂家子不娶是其所娶必禮法之族也推是
類而求之其不中者鮮矣嘉謂此聖法之本意小學之正意也惟
喪父長子一節先儒以為疑若父雖喪而母賢

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雙峯饒氏曰長子長女也無父而有兄猶可既曰長則又無兄故云無所受命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生亦存其辭焉

○句讀曰無子去惡疾去於義未安若必以爲不去則無以承宗事繼後世也處之亦當以義何至於去耶此皆可疑

○顧應祥曰古者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

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吳訥小學註云逆家爲其逆德也亂家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爲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爲其無所受命也又云喪父長子不娶却可疑若無父之女不復嫁此理蓋不可曉真氏曰喪父長子不娶先儒以爲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兩山墨談云喪父長子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音不明而所出難辯是

嫌疑之際君子所當慎者也予謂逆家亂家本
不當取世有刑人必暴橫之家亦不可與之聯
姻世有惡疾如體氣顛癩之類恐其傳染惟喪
父長子似有可疑或者如小學之註爲是若以
許穆夫人例之恐非矣蓋衛宣公烝於庶母而
生太子伋及爲伋娶齊女而好又自娶之是爲
宣姜生壽及朔宣姜與朔譖伋公信之乃令伋
之齊諭盜殺之以白旄爲識壽知之以告伋使
無往伋曰君命不可逃也壽竊伋旄以徃盜殺

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無罪也盜亦殺之宣公
卒朔立是爲惠公尚幼齊人使朔之庶兄公子
頑烝宣姜生戴公申文公燬及宋桓夫人許穆
夫人此淫亂之極者故詩人作墻有茨刺之聖
人豈謂無父之女皆其母與人淫媾而生者耶
無非曉人之娶婦當知所擇耳如晉武帝欲爲
太子娶衛瓘女楊后欲納賈充女帝曰衛公女
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
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盛稱

賈女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顛進言帝聽
之竟納充女賈南風爲惠帝后以致敗亂晉國
人家爲子娶婦可不慎乎情陰又曰古者女有
七去不順父母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
多言去竊盜去載於孔子家語今謂之七出議
者謂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出之太過
宜改爲五出王忠文七出議辯之詳矣近見陳
聲伯兩山墨談又云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
爲天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在律惡疾

無子之列於去疑非聖人之意愚以爲此正聖
人之意也夫娶妻本爲繼嗣也女子以順爲正
世之女子忌刻者多已既無子又不容其夫置
妾以致絕人之嗣者徃徃而是故聖人立法首
言不順父母而即繼之以無子使女子知其不
執婦道與無子者禮所當去者也庶不敢縱其
惡耳若雖無子而能和順逮下是爲賢婦也豈
一槩去之乎夫婦雖五倫之一然亦以義合者
也義合則爲夫婦義絕則不爲夫婦矣孔門三

世出妻不以爲異後世溺於房室之愛而士大夫又恥於出妻養成婦性之惡有終身受制於妻而不得行其志者聖人制禮正所以扶植綱常也安得謂之過乎至於惡疾雖出於不幸然不可以供粢盛共枕席則去之亦禮也然聖人止言女之所宜去者有是七者若有三不去則又當斟酌而行之矣上同

○有惡疾養之別室可也林學曾疑解言之

○朋友之交親義別序取諸孟子交取諸中庸

○敬身丹書吉滅叶韻從凶叶韻

○語類五十一曰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

○語類八十五問士冠禮一加再加言吉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此文自如此說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然後成禮如溫公冠

禮亦做此初裹巾次帽次幘頭

○語類八十九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稽古出于書典謨微子之命曰稽古崇德象賢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

○微子去所以存宗祀論語集註云去此固微子本意也然不合本文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

義可以去者句讀收之失之章句云此一章明事君以忠之意而微子之去則不可則止者也此說得之

○豫讓曰將愧二心者此言可以為懷二心之戒故存之遜志齋之說讀史者之論也

○朱子文集答連嵩卿書曰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以此物許人之類集解不用此義

○通論合身敬身首章其梯上諸本脫又娶于陳

曰厲鳩生孝伯早死十二字

出隱三十九年左傳

○外篇民之秉彝故雖衰世有嘉言有善行所

謂極天罔墜者也

大禹謨云嘉言罔攸伏曲禮云脩身踐言謂之善行

○嘉言善行章句移置處是矣此書先生命劉子澄整頓之當時子澄偶失之耳嘉亦竊疑廣敬身末二條並加明道先生四字非此書之例妄意教人條當在廣立教之末與實立教之末條相應或謂嘉言敬身三不幸條當在立教范詩次善行立教明道言朝條當在嘉言立教胡

文定條次亦是也

○讀史管見二十八云馬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諸人也野客叢書十二云後漢孔僖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為畫龍也余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諸葛書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淮南子王術訓語也語類百三十六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柳玘曰不恤人言句解人言人之言議嘉謂將仲子之詩可見

○胡文定曰以忠信不欺為至本吳訥云云陳

選云云陳氏說得之吳氏勦說論語王忠信註

者也

○瞽瞍底豫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是拘幽操之

意不見其有不是處是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

之義也不是處父之不慈見之子之不孝

○文集與吳晦叔書曰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

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

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

之而又不盡更以已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

精微之意愚意以為殆不若不行之為愈也

○地獄十王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小學大全

辨之增註稍優矣章句曰佛法入中國始於漢

明帝前此之時固有人死而復生者未聞有人

地獄見十王者以未有佛法感人本無天堂地

獄故也後世死而復生云入地獄見十王者乃
平日惑於佛氏之說故精神昏迷恍惚之際惑
心一萌遂成夢耳非真有也王氏此說尤明矣
又有死而復生云生天堂者亦惑於誑誘之夢
耳

○天堂地獄程氏釋氏論見篁墩集詹氏異端辯正

良卿勦說皆謂本生者之事誤為死者之事按

佛書專言施於死者或為生者之事有之

○閻羅地獄詳于義楚六帖幽冥鬼神部矣閻羅

地獄之王也

又見於釋氏要覽界趣下矣又

翻譯名義集鬼神篇琰魔之事詳矣地獄篇地

獄之事詳矣寺塔壇幢篇淨土穢土之事詳之

其末引大集經云一切眾生心性本淨心本淨

故煩惱諸結不能染著猶如虛空此則眾生國

土同上法性地獄天宮俱為淨土嘉祥謂如此說所謂近理而

亂真者也又佛祖統紀三界志天宮地獄之事詳矣

又祖庭事苑第六升天堂下正法念處經云若

持戒心念天樂者斯人汗淨戒如雜毒水以天

持戒心念天樂者斯人汗淨戒如雜毒水以天

樂無常壽盡必退當受大苦是故當求涅槃謂

此亦近于理者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

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

有立偽教而人可化程氏遺書

○文集答李伯諫書曰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

造妖捏怪以誑愚惑眾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

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為聖人而

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

怪異奇非
常之怪也

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為是遁辭以自

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為此計以緩

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眾而

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

尾衛決如是而尚可以為道乎

○文集答吳公濟書曰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

正謂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熹謂聖人於

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

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為制度之間

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
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
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
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
所祕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祕而不言宜其
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來書云幽明之故死
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
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為不
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

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熹竊謂幽明
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
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
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反為有二矣鬼神者
造化之跡伊川語乃二氣之良能也橫渠語不但見
乎幽而已以為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為
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幽明有鬼神者對禮樂而言
言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
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

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
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
爲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
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
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
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
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
心吾不信也

○感興詩云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

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
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
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恒代遺風見史記陳豨傳前漢地理志

○思邈語在文子及淮南子皆膽作志

○程子曰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
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遺書○語類百三十七曰入乎耳而著乎心
著音直略切嘉按入乎耳著乎心荀子語

○文集答程允夫書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

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朱子曰腔子乃洛中俗語又曰此身軀殼謂

之腔子語類五十三

○不知道道助辭俗語也唐人詩句用之語錄解義二字

類知道識也又音韻字海首卷末附錄夷語音

釋通用門不知道失藍子○嘉謂失藍子不知之倭訓失藍知子不

○文字輩一說文字之類一說猶後生輩謂學

者後說庸微讀考之理窟曰學者用心未熟以

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云云前說為是

○橫渠曰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理窟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左傳杜序

○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鑽研始可與言

於醫道者矣千金方尹和靜尋思淵源錄張繹傳困學紀

聞十九俗語有所本尋思出劉矩傳後漢循吏傳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

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此皆闢其言之妄誕

者為猶謂也佛言萬行具足可謂周徧矣而外

倫理則卑陋邪僻之甚周徧安在哉末疏皆曰
言爲所言所爲非也語類曰吾儒則自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
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
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
百二又曰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
十六又曰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
見行狀中又曰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
者○同上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

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道將遂絕矣譬如
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同上又
曰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寬
惡所以闢之如不共戴天之讎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
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賊
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
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可恕這只
喚做賊邊人五十五又曰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
亦是聖人之徒二十四

先生舉明道闢異端之說於小學近思以示
之一則為小子能言者一則為君子任道者此
正任孟子所任而然也而以此告于君相朋友
之言散見於文集語類者不暇枚舉焉文集讀
大紀論觀心說別集釋氏論特為此而作之語
類釋門之說亦不一而足焉其要語曰今不消
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

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
足以斷之矣又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
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
不消說

○程子之塾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
門謝客使侯雋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
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雋以告趙公公曰
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
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

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
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
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
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
以佛迦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迦
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遺書下同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
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
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

佛迦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
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
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
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
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
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
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

截外書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遺書下
並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
徃徃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
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
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
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
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

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
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
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
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
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
家人言他人家為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
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
終不曾實有之

○善行李退溪答金惇叙書曰嘗見古記有云

南斗司生北斗司死故_ト揀死請命皆於北斗此乃術家之邪說耳黔婁之禱特出於迫切之至情狗俗爲之邪正不服論也其得愈病只是孝感所致大抵孝子至誠動天地致祥異古今此類不可枚數不必致疑於此也朱子所云正禮恐記者之誤子路請禱之事集注盡之不可以多求也此事雖於君父已有迫不得已不請於病者之說今又有爲妻子兄弟之云則是相率而爲巫風不務民義諂瀆鬼神而正道湮矣正

不可容易爲說故引朱先生答滕德粹書以告

之不審悖叙以爲如何自省錄○嘉謂朱子所云正禮者答陳安卿書

語言禱之有正禮爾非記者之誤

○高允條二脫字同或前脫字屬下非也允退之言可以爲人之戒故不利之劉靜脩之議讀史者之論也

○薛敬軒題四知臺云人間無處不天公笑却黃金暮夜中千載四知臺下路至今猶自起清

風文清全集

山谷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曰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書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豫章集

○朱子曰李問陳幾叟借得文定傳本用薄紙真謹寫一部易傳亦然語類百三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

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為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理窟

○敬軒曰吾性覺疎快寫字有差遺者即此是敬不屬處謹之讀書錄三

○不妄語近思錄補載蔡虛齋曰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方只去得箇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

言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語類百十四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搜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語類十三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文會筆錄一終

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祖以為誤悉改根字作銀字

○儀節曰按文公家禮五卷而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夫書不盡言故圖以明之今卷首圖註多不合於本書豈文公所作自相矛盾哉今數其大者言之云云由是推之則圖為後人贅入昭然矣

○程子曰太宗小宗圖子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便是這本外書嘉謂楊氏儀禮圖解本宗五服圖之所自也歟

○家禮序文集載之無是亦之亦無焉者之者無究字敷作敦崇作敦儀節敷作務大學衍義補四十九

引此文餘皆與性理大全同又跋古今家祭禮作趨三家禮範之文亦可見共見文集

○武林應氏家禮辨瓊山辨之甚明見儀節先生

答蔡季通書曰禮書未附疏本末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其後更須年歲間方了續集嘉謂應氏所云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

已成四卷則此耳然此是儀禮經傳通解之家
禮之事而非性理大全所載家禮之書也今通
解家禮六卷蓋後增二卷耳
○李退溪集二十二答李剛而問喪禮書曰大
抵丘文莊好惡頗有不中理處恐不必盡從其
論也又退溪答金氏兄弟問喪禮書見自省錄
○語類冠昏喪祭及雜儀部可見焉
○語類九十曰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
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爲便今塑像高高

在上而祭饌及陳于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
人來問白鹿塑像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
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
像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于地這必有
古像行古禮須是參用今來日用常禮庶或饗
之嘉按白鹿塑像之事詳于文集
跪坐拜說又答曾致虛書言之
○性理大全祠堂小註司馬溫公曰宋仁宗時
嘗詔聽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
爲之定制度惟文潞公立廟於西京他人皆莫

之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劉氏垓孫曰伊川先生云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今文公先生乃曰祠堂者蓋以伊川先生謂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影堂曰祠堂云

嘉謂劉氏所引程氏遺書之說小學近思具載之

○董叔重問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竊謂君適長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禰其父則不可宗

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立為先君之族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為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不遷故曰大宗者繼別子之所自出也

呂氏言別子所自出者謂別子所出之先君也如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為桓公一族之大宗不知是也

以其統先君之子孫而非統別之子孫也別子之庶長義不禰別子而自為五世小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小宗小宗者繼別子庶子之所自出也故惟及五世五世之外則無服蓋以其

統別之子孫而非統先君之子孫也不知是否
伏乞垂誨曰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
國家之衆子不繼世一字若其間有適子則衆兄
弟宗之爲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爲
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別子即是此衆子
既沒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即是大宗
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之衆子既沒之後其
適長子又宗之即爲繼禰之小宗每一易世高
祖廟毀則同此廟者是爲祖免之親不復相宗

矣所謂五世而遷也

文集

○郭子從問影堂序位曰古者一世自爲一廟
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
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
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
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
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
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
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

室而以右為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太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

文集

○先生行狀曰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儀節曰按勉齋作文公行狀云先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及先聖及觀考亭石刻遺像則其服乃上衣下裳之制而其中亦非幅巾高而硬虛而朗兩脚下垂冠形外見僅足容髮亦比緇冠而小心其疑之遇博古者輒訪之無有知者及觀

大全集載其晚歲所作客位榜有云遵用舊京故事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則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然後知畫像之服乃晚年致仕之野服非深衣也求其制度不可得後于羅氏王露中得其衣之制度乃上衣下裳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頭帶皆用其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皆以青或皂綠之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惟巾冠之制不可考姑附于此以俟知者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既啓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

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
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
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語類百七先生
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
布爲之濶袖皂祿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
服或有任官及它官相見易窄衫而出同問衣
裳制度曰也無制度但書像多如此故效之又
問有尺寸否曰也無稽攷處那禮上雖略說然
也說得沒理會處同上

葉味道問首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
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曰向見今
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
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文集
○答廖子晦書曰向見濂溪家本畫像服紫當
是提憲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伊川不知所服
向來南康只用野服蓋伊川晚年已休致可不
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有履只合用鞞

了別集

○外書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先生
中常裏目黎巾○ 又曰伊川所戴帽桶八寸寬所記尹和靖語 簷七分四直呂堅中所記尹和靖語

○答徐志伯書曰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臥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

兩廡為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為此耳幸試思之此雖細故其間亦自不容無義理也文集○橫渠

○郭子從問主式祠版曰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今亦未見諸侯之制本是如何若以為疑則只用牌子可也安昌公荀氏是晉荀勗非孫氏也但諸書所載厚薄之度有誤字耳士大夫家而云幾郎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江

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側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太書云云今按它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開元禮皆然詳此八分字連下太書爲文故徐潤云又按不必八分楷書亦可必是荀氏全書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明是後人誤故也

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

則側面潤於正面矣決無此理當以集禮爲正○文集

○潘子善問程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今家祭禮長短不同所謂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不知

當用今何尺古今家祭禮中有古尺樣較之今尺又不止五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莫是今准尺否曰主式適檢二書高低雖有少不同然本只要見式樣其高廣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爲準也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會稽司馬侍郎家必有此本可轉求之其圖并有古尺數等此舊有之今久不見矣

文集

○胡伯量問按程先生定主式中尺法注云當

今省尺五分弱初欲用此及以裁度覺全然短
狹穿致云沙隨程氏尺法與今尺相近曾聞先
生以為極當其尺法已失之矣不若且只以人
身為度某乃遵用及因讀禮見鄭氏注直經大
經之下云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今人之手約之
覺得程先生之法深合古制未審先生當時特
取沙隨尺法者何意續得沙隨尺法比之曰尺樣
温公有圖後人刻之於石其說甚詳沙隨所据
即此本也文集又問主式用尺程先生所謂省尺

者先生以為即温公三司布帛尺不知其制長
短如何曰温公有一小圖刻石偶尋不見然此
等但得一書為据足矣不必屑屑較計不比聲
律有高下之差也同上○尺式詳于律呂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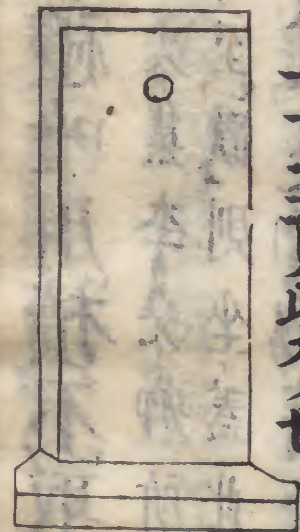
是商尺六寸四分弱也張介賓類經所云亦與此合焉商尺今世工匠之曲尺也

○答曾光祖書曰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
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
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自牌子亦無定
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為判合陷

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也集文

○家禮集說或問今人以坐蓋為鞞櫝而罕用前啓兩窓之櫝間有用者則不復用坐蓋又夫婦共為一匣之制則為區闊坐蓋以受一主其式見下圖而又難施考紫妣緋之鞞今當如何曰意古者置主於坐乃用帛鞞鞞之然後加蓋復置于櫝後人從簡不復兩用乃呼座蓋為鞞櫝沿襲用之故家禮藉下註云方闊與櫝內同

及櫝用黑漆且容一主則至今遂一向呼坐蓋為鞞櫝而不復依古制兩用矣以禮揆之則合依前式兩用者為是若欲從簡則依下圖合式止為區闊坐蓋夫婦共為一匣則鞞帛亦何嫌於一色哉蓋前代重紫輕緋故有此分然吾以祖宗均視考妣又豈必規規以分重輕於事為之末哉且玄黃紫色



溫公書儀云版下有山跌鞞之以囊藉之以褥府君夫人共為一匣此式疑似之

嘉謂家禮唯用積不取鞞藉而無坐蓋積鞞藉坐蓋式

見卷首文集李堯卿所問之中有言一木匣從上單下至跌則坐蓋此也但當時未有坐蓋之名

也伊川文集積鞞藉坐蓋皆無之宜從家禮可

也說命有黷于祭祀之誠若溫公書儀瓊山儀

節則可謂煩矣外更無所煩如自此於然其

○答汪尚書論家廟祭書曰熹伏蒙垂問廟制

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今諸家祭儀正以

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求俟其詳備然後

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詢使人茫

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謂至和

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

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

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

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

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

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

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

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况古

禮記卷之五十一

者天子之三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於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

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橫渠先生止為京官而溫公云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是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爲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官并爲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况於古乎此好禮

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禮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禮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于

禘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因風還賜一言以決其是非焉則熹不勝幸甚熹又嘗因程氏之說草其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即請教也

文集

○答蔡季通書曰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

下自有定制但今廟不成廟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為僭也

續集

○答廖子晦書曰廟議當時只用荆公之說蓋

伊川先生之意也所謂不備九廟之制蓋議者欲并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一室則自太祖而至孝宗纔八世耳兄弟共為一世正使荆公之說未必當理宣祖亦未合在祧數之限也此事不當私議然蒙見問故謾及之不必為它人言也

文集

議見文集十五及六十九又八十三程子禘說後書可見

○余正甫問神坐上右曰漢儀后生在帝之右不知見於何處若只是後漢志注中所引漢舊儀則與史之正文不同恐不足為據史記補一論處皆云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而舊儀獨云高皇帝若南向高后右坐昭西向穆東向恐是妄說若別有據則又未可知也但禮云席南鄉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則是東向南鄉之席皆上右西向北向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為尊與其

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大率古者以右為尊如周禮云享右祭禮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為尊也又若今祭禮一堂之上祖西考東而一席之上考東妣西則舅婦常聯坐矣此似未便也文集又問神座尚右曰古人設席夫婦同几恐不當引後漢各為帳坐之禮為證况其所注自與正史本文不同耶又如下條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鄭氏既

以上為席端則考坐在席端此坐在席末於禮為順今室中東向之位配位在正位之北亦自有明文也同上

○答王子合書曰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為奧而為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為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為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

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禘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群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為東鄉而太祖及居南鄉為配位也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為尊如儀禮鄉飲酒賓一字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為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王陵母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

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為室中為堂上但
猶以東鄉為尊則可見矣文集又曰祭禮廟室西
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
說而賈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
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
以西為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
耳此書雖舛舛杭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
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
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為穩當耳同上

○答王子合書曰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
以為疑但不如此又難區處若只祭三世猶可
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東位考妣之
坐已自難設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
不便考西妣東又與今人坐次相
反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在西
殊不齊整兩兩對設又似敵體不分尊卑况左昭右穆亦是異
廟而廟皆南向即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
向設位則舅婦之坐東西相見亦甚不便似不
若只以南向西上為定之為愈也別集

○明雲間夏允彝輯訂海東彭濱校補之家禮
曰家禮列主位次祠堂并列四龕高祖居中東
第一龕曾祖居中西第一龕祖居近東壁一龕
禰居近西壁一龕按大明會典祠堂圖下云朱
子祠堂神主位次以西爲上自西迤列而東豈
不知左昭右穆之義哉然朱子明謂非古禮特
以其時宋太廟皆然嘗欲獻議而未果家禮之
作姑從前制故我聖祖太廟之制出自獨斷不
沿於舊可謂酌古準今得人心之正者矣故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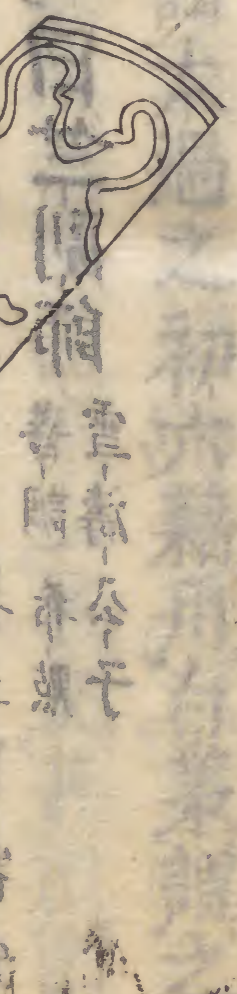
品官士庶祭祀遵用時制奉高祖居廟中第一
龕曾祖而下則以次而列
○程子曰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
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遺書又曰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
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
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
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同上
○始祖小註劉氏璋曰茅盤用瓷偏孟廣一尺

餘或黑漆小盤截茅八寸餘作束束以紅立于盤內嘉謂太過之初六藉用白茅謂之藉則不可立也
○儀節曰本註條主婦執茶筥執事者執湯瓶隨之點茶蓋以神王檮前先設盞托至是乃注湯于盞用茶筥點之耳古人飲茶用末所謂點茶者先置末茶于器中然後投以滾湯點以冷水而用茶筥調之茶筥之制不見於書傳惟元謝宗可有詠茶筥詩味其所謂此君一節瑩無

瑕夜聽松風漱玉華萬縷引風歸蟹眼半瓶飛雪起龍牙之句則其形狀亦可彷彿見矣今人燒湯煎葉茶而此猶云點茶者存舊也或謂茶筥即蔡氏茶錄所謂茶匙非是

○唐陸羽茶經三卷其中卷末附刻茶具圖贊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號咸淳己巳五月夏奎後五日審安老人書其第十一曰竺副師善調希點雪濤公子

竺



副

師

茶經卷下茶焙茶炙茶末茶餽茶其圖覽
茶師
茶師之職其法亦下
茶師之職其法亦下
茶師之職其法亦下
茶師之職其法亦下
茶師之職其法亦下
茶師之職其法亦下
茶師之職其法亦下
茶師之職其法亦下
茶師之職其法亦下
茶師之職其法亦下

贊曰首陽餓夫毅諫於其沸之時方今鼎揚湯
能探其沸者幾希于之清節獨以身試非臨難

不顧者疇見爾嘉謂今茶筴正此也又下卷末茶譜明晉安鄭

校總茶具十六事其第二曰歸潔竹筴筴也○嘉謂此非茶筴也

按事物紀原八許慎云陳留以飯帚為箱今人亦呼飯箕為稍箕字彙筴同洗筴帚飯具

也 ○俗節小註楊氏條文集答張欽夫書中之說

○答汪尚書曰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卻只告廟此

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為得失也更乞台論幸

甚文集○周氏遺文與仲章姪書曰近世中得先公加贈宦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幸事

汝備酒果香茶楮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

○答李晦叔書曰魏公贈謚只告于廟疑為得

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更冀裁之文集

楊氏曰按先生文集有焚黃祝文云告于家廟

亦不云告墓也

○祖庭事苑六曰寵謚應聖之號所以焚其敕

黃唐高宗上元二年詔曰詔敕施行既為永式

比用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今後尚書省頒下諸

司州縣并用黃紙嘉謂敕黃用黃紙所以防于

蟲蠹而焚之何耶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

則瘞幣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

是以尋常焚真衣之類為是便不當只焚真衣

著事事做去焚但無意義只是焚黃若本無官

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

然亦無義耳語類此說蓋不以焚為是文集有

焚黃文者且從俗耳儀節曰先日命善書者以黃紙錄制書一通以盤盛置香案上正中云云讀祝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主人復位跪宣制辭祝東面立俯伏興平身焚香執事者捧所錄制書黃紙即香案前併祝文辭神祝文曰祇奉命書且喜且悲焚之焚畢敬錄以焚嘉謂禮考儀節謂留制書而不焚

○李晦叔問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編二先生語錄謂婦拜於堂下子不當拜於堂下蓋父子主恩婦乃義合日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溫公

祭畢獻壽雖言叙立如祭所之位而不言陞降恐亦皆在堂上也文集

○漢書賈誼傳曰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備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母取箕箒立而誅語服虔曰誅猶罵也張晏曰誅責讓也師古曰誅音碎

○文選補亡詩六首東廣微作之第一南陵孝子相戒以養也其詩有馨爾夕膳絜爾晨羞之句

○輟耕錄十七曰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

後晡前小食爲點心唐史鄭修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正宗賈德山見性禪師負青龍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點心婆拈擔曰者是什麼文字曰青龍疏鈔曰講何經曰金剛經曰我有一問若答得即與點心答不得且別處去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

○玉篇喏人者切如酌切敬言

○韻會唱下增韻引也又揖相傳唱喏集韻喏者應聲也想古人相揖必作聲不默然參會間

也宋人記虜庭事實云云嘉謂如餘冬序錄所云小學筆錄載之

○福云壽云詩之天保南山有臺蓼蕭闕宮頌之冠禮三加祝之

○萬福攸同蓼蕭

○韻會壽下曰古人以物結納人必曰爲壽史記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仲連

壽又刺客傳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皆非以生日為壽也

韻府鈴下引戎幙間談云翰林院懸鈴備夜警急文書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河北用兵鈴夜作聲如人引索視之無入院中私候其鳴急則兵事急鳴緩則兵事緩時元相亦在院詩云神撼引鈴索又索下引蘇續志云唐學士院深嚴雖中使文書事必先動鈴索俟小判官出乃授院吏

○前漢蕭望之傳曰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

日皆官者之給賤役者也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為趣趨向也

○賓字冠者曰禮儀既備云云賓或別作辭命以字之之意亦可嘉謂辭命乃字之序之說此也

○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繼後世也或以繼嗣藉口妾媵無數則亂之道也醫家五字訣見萬病回春不可信之矣

○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左傳文

○古詩云結髮為夫婦文選蘇子卿詩

○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史漢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

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

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

子子厚云絕非禮義更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

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

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遺書

